

外五個年紀比較大的放在前面，這樣他們只能幹五年。」現在，在政治局常委會中，我們事先就能知道，其中哪兩位可以繼續幹十年，另五位幹一屆就得下去了，還能知道有五個新人等着接他們的班呢。

在許多方面來說，事情變得更加可以預測了。中國的機制比西方的任何選舉都可測得多。例如，在美國，誰將會是下一屆共和黨領導人、誰將成為總統候選人，這裏面有很大的不確定性。而且中國也無需像美國那樣在選舉上大撒金錢。目前的中國體制規避了這一點。現在我們有習近平為主席、李克強為總理的兩個任期，我們知道（政治局常委中的）其他五位將會卸任。²一旦運作的規則定了下來，那麼你就可以按這套規則辦事。

中國人似乎意識到，現代性是一套得自於西方科技的技術，它已經完全被西方人當作規範接受下來了。現代性如今也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頗有成效。再說一遍，現在缺少的是靈魂——情感、人性的一面。

全球性即海洋性

- 159 黃 您談的是二百多年來文化本質之「體」與實踐手段之「用」這二者間的辯證法，不是嗎？在熟練掌握

「用」的過程中，「體」似乎迷失了，或者說彰顯不出來了。

王 這是因為中國人花了好長時間來摸索其「體」何在。他們丟棄了原來的「體」，嘗試找個新的，然後失敗了！但「用」呢，他們掌握了。所以現在中國得找「體」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他們一開始遭遇西方勢力、嘗試改革帝制時，他們所說的，並且以最大的信念去做的，是「體先於用」。在掌握「用」的時候要守住「體」。但是「體」實際上被拋棄了，他們想找東西來替代。如果用機械術語來形容，就是他們想換心。這行不通！所以現在他們試圖修復它。他們發現心是無可取代的。

你無法避免採用那些技術和方法——否則你無法生存下去。沒有來自西方的「用」，社會和國家都無法生存下去。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，用馬凱碩的「大融合」(Great Convergence) 概念，就是所有這些方法都要融合在一起。但是，在這一切的底層，每個文明和文化都想要保持自己的心跳。無論是伊斯蘭教還是佛教都沒有關係——他們都想保留點自己的東西，因為這才是應有之義。

如此所面對的挑戰是，我們如何在擁有這一切方法和技術的同時仍然保持初心？如果我們做不到，那我們如何找到新的方法來糅合或合併兩者，使兩者能夠共存？人們是可以做得到整合兩

者的。西方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體化的結果。西方並沒有像別人那樣清楚地表述其體用之間的衝突。那種衝突在別處是顯而易見的。

所以當你談論西方與其餘地方的對比時，我所理解的最大區別是：西方是體用合一的，其他地方都不是。其他地方的人都在努力去匹配那些方法，但卻不想要西方的精神。至少，他們對西方精神感到不舒服，想保留自己的。與此同時，西方想推銷的是整體打包的產品，而其他人想購買的只是其方法。

對於亞洲，對於東亞，對於我們這部分世界來說，這個緊張局勢會繼續存在。對於我來說，我對日本這個例子有巨大興趣。日本領先於亞洲其他國家。中國人可能會對日本人有各種負面說法，但實際上他們知道，日本人領先東亞文化。日本在完全接受西方技術的同時，儒家及佛教思想也混合存在着。他們仍然保持日本的思維方式——儘管這種思維方式有可能維繫下去也可能維繫不下去，長遠而言可能奏效也可能不奏效——但他們是在全力以赴，並且卓有成效。日本人沒有任何不像日本人的地方，但他們對西方技術的掌握是原原本本的。在亞洲，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比日本人更了解西方，但當你遇到一個日本人的時候，你真切地知道他絕對是個日本人。

所以中國人說：「為什麼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呢？」事實上，我認為中國那些聰明人會說：「是的，我們還是可以像他們一樣，採納更多的技術和方法，如民主和人權，而不必改變我們的精神。」西方會說：「那不行！如果你採納我們的人權理念，你必須整體採納。」對此，中國人回答說：「好吧，也許行，也許不行，還是讓我們看看能做些什麼吧。」

民主這件事，他們肯定可以當作一種技術來使用。日本人已經採納了民主制度，但這並未改變他們彼此相處的關係。也許民主精神因地而異，但他們的技術是絕對的。他們在現身說法。新加坡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，我們採納了技術，國家像英國議會制度一樣運行。所有的規則都恰到好處。

所以中國人也對此感興趣：「如果你們做得到，我們也可以。日本人能做的，我們也能。」那麼現在，中國該怎麼做呢？中國人口眾多，他們的不平等不僅僅是收入上的不平等，還有高科技領域的先進人口與農業人口之間在技術上也是不平等的。所以你不能只談收入的不平等，那只是其中一項。那種在現代性的理解上的不平等，那種差距，在中國是非常懸殊的。新加坡的情況就不是這樣的，日本當然也不是這樣。當差距沒有這麼懸殊的時候，你就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了。

精神方面是另一回事。日本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個更好的例子。新加坡則不然，因為新加坡是個多文化、多語言的多元社會。在新加坡並沒有唯一的精神，有很多彼此看不慣的小的競爭對手存在，但他們能夠擱置分歧、專注於機制。然而在日本，現代技術與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整合起來了——我相信中國人也想變成這樣。這是真正的挑戰、真正的考驗。

現在，如果我們回到原來的討論上，大陸與海洋之間的平衡只是另一種觀察事物的方式。中國人必須適應全球性是海洋性的這一事實。歐亞區如今不是全球性的；它是大陸性的。幾千年來，中國一直是大陸性的。對海事的關切總是被推到次要位置。現在他們必須面對現代的全球性是一種海洋現象的現實。所以他們採用的技術帶來的一個新視角，也就是如上所說的全球視角。這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種全新的體驗。過去，中國痛苦地意識到歐亞區的全球性——如果我可以在此用這個詞來形容的話——而他們自己在其間是個局外人。中國曾處於這個大陸擴張的邊緣，蒙古帝國是其巔峰時期。

毫無疑問，在面對強勢的歐亞勢力的時候，西方也曾是個局外人。但憑着其海上力量，西方打造出了自己的全球性。如果不是向海上發展，他們

就不可能成為全球霸權，揚帆弄潮是成為全球霸權的秘訣。眼下中國人還不知道該從何做起。他們正着手學習，但還剛剛開始。當中國開始留心這件事的時候，其他國家都紛紛跳了出來。

黃 是啊，中國被指責為搞帝國主義。

王 其實是沒影的事！對我來說一目了然，這事與搞帝國主義無關。中國人只不過是開始意識到必須向海上發展了。要成為全球化世界中的一個現代國家，要面向全球，你必須留意海軍，否則你就輸了。現在大家看中國海軍，注意到它還是相當不起眼的。但不要忘記，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船隊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有這個需要，為了貿易，為了推銷他們的貨物，為了帶回資源。否則他們就發展不起來。整個經濟發展模式使他們逐漸明白，是海洋——不是空氣，也不是土地——是全球經濟的秘密所在。當然，他們在內陸也在修建鐵路，但那並不能將他們與全球世界連接起來。如果只立足於陸地，他們就永遠不能走向世界。

黃 非洲就在這時浮現了出來。

王 還有拉丁美洲，甚至還有歐美。中國的商船很重要。他們不能依賴別國的商船。當發現中國商船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隊時，我為之一動。³他們一直在默默地建造，因為他們有此需求。

中國人很擅長造船。香港的船運業者是上海來的，上海人從事船運頗有歷史了。來自福建、浙江、舟山，及寧波的商人都參與其間。但都受到中央的牽制。鄭和下西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其航海能力已經具備，但中央的世界觀阻礙它的運用。中央政權一心只想在北面建造長城。

作為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到訪俄羅斯，這意味着什麼呢？我認為這是為了一種平衡。江澤民在任時去過美國。其實他們是在提醒自己的人民，大陸仍然存在，他們對大陸的掛懷也是實實在在的。

這裏你就看到美國所具備的很大的優勢。美國是舉世無敵的大陸國家，同時又是一個雄霸兩個甚至三個大洋的海軍力量。中國是個大陸國，但它有很多敵人——大陸上的敵人，千年宿敵。他們總是腹背受敵。而現在，當中國想成為全球經濟的組成部分時，他們如何捍衛巨大的海洋利益呢？他們必須擁有海軍。僅有商船是不夠的。事實上，由於他們只有海上商船而沒有海軍實力，所以被人說成是搭順風船的。我猜想這是真的，中國實際上真是搭了不少順風船。所以美國人一直在抱怨。但話說回來，為了參與海上防禦，中國需要一支真正的海軍。但美國人又不希望如此，因為這對他們構成威脅。所以這一切都充滿矛盾。中國人則指其虛偽。

自鴉片戰爭以來，海上包圍圈就已成為打擊中國的戰略。英國人就是這樣做的。畢竟，全球勢力的本質是海洋性的。但中國該如何應對呢？在早期他們是閉關鎖國，但眼看着被攻破了。所以知道那不是出路。解決之道是參與到全球進程和全球經濟中來。但如果你沒有海軍，你就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。你只能對擁有海軍的國家低聲下氣。

我們知道，中國先是在英國和法國海軍鼻息之下苟且了大約五十年。到了十九世紀末，他們又開始受日本海軍的氣。這三支海軍摧毀了中國。海洋完全掌握在別人手中。中國人想收復而不得。如果你看看從1895年——即新建的北洋海軍被打垮的那一年，一直到1949年，中華民國、軍閥、國民黨，都因為沒有海軍而無可奈何。整個那個時期，中國都是完全無助的。

正如我在不同場合指出過的那樣，解放軍是一支大陸性的力量。他們一艘船也沒有。解放軍的勝利完全是在陸上戰場取得的。這是中國傳統的戰爭方式，與清朝或明朝時沒有區別。所有戰事都發生在陸地上，沒涉及一船一艦。

黃 解放軍也沒有空軍，那本來可以攻打敵艦的。

王 是沒有，沒有空軍。在東三省解放軍從俄國人那裏得到了幾架戰機，但那是很晚的事了。解放軍實際擁有的第一艘軍艦是國民黨投誠過來的。再

說，國民黨的軍艦還是美國人隨手送給他們的二手貨呢。

中共那時怎麼訓練海軍呢？從1949年中共上台——完全靠陸地上打了勝仗，我必須再說一遍——緊接着從毛澤東掌權到鄧小平時代這三十年間，世界上所有的海軍力量都在聯手對抗蘇聯。在冷戰時期，蘇聯是歐亞勢力，美國及其他國家則是海洋勢力。結果誰贏了？蘇聯無法突破海上封鎖。他們有海參崴（符拉迪沃斯托克），但那地方位於北方偏遠的一隅。在世界的另一邊，他們被波羅的海、黑海、地中海和北極區團團圍住。所以，蘇聯仍然是純粹的歐亞國家。

現在中國可能會陷入同一境地。但與俄國不同的是，中國擁有暖水海岸。中國是世界上除美國以外，唯一一個既屬於內陸也屬於海洋的國家——這是美國人非常清楚的一點。唯一的國家！印度呢，也算是，但印度不是大陸國。印度一直是周邊性的，因為有喜馬拉雅山。他們總是在西北邊界失守，眼看着入侵者從那邊湧入。

但中國是不同的，他們是能夠稱雄大陸的，儘管過去中國一直將大陸勢力視為威脅。為此他們還建造了長城來保護自己。實際情況是，他們在某些方面易攻難守的脆弱是印度所沒有的。印度人的死穴只在經由阿富汗—巴基斯坦的一條狹窄的路線上，別無可憂。但中國一直是門戶大開的。

中國必須是大陸強國才行。印度人則真的不必如此。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稱印度為次大陸，自有其原因。中國就是大陸性的。但它現在想要平衡一些。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對中國人謀求海權的舉動非常關切。

但美國令人難以企及的優勢就是，他們可以自如地全身心集中在海上力量。所以當奧巴馬總統說向亞洲「掉轉」時，他的意思只是海軍力量。美國海軍力量的「前沿防衛」能力相當難以匹敵，中國是無法抵擋的。中國所能做的就是確保，在沿海地區和在日本與東南亞中間的海域，他們能有一些發言權。而為了這一點，中國將付出代價。每一方都會加入合唱，說不允許他們這樣做。所以他們陷入了一種糟糕的境地。

2013年3月習近平出訪俄國，這在某種意義上具有象徵性。但他也去非洲。為什麼？這是在提醒一個事實，即商船和海上通航確實是至關重要的。去俄國是在提醒中國歷史的大陸路線，去非洲三國則是說：「我們也是全球性的，我們想成為全球經濟的一部分。」

那次出訪是一種平衡。我在嘗試領會箇中意味。從象徵意義上看，說明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意識到，如果他們想要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玩家，那麼海上公信力的匱乏是非彌補不可的一個缺陷。而且，如果美國人要求中國扮演全球性角色的話，

那麼中國在海上一無所有就不可能做到。所以美國人也被問住了。當他們要求中國人更多參與國際事務的時候，他們在告訴中國人要做某些事情，但與此同時他們又不希望中國人做其他某些事情。於是中國人會說：「你想我們成為G2夥伴，諸如此類，所以我們必須有能力做你所做的事情。」⁴但美國人說：「不，不，我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美國想要中國人在伊朗和朝鮮問題上幫助他們，但不希望中國插手其餘的事情。中國人說：「這樣可不是夥伴關係啊。」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回絕了G2的想法，不是因為他們對美國人有敵意，而是因為這麼做沒有意義。美國人真正的意思是說，「我們一起做事，這樣當我們讓你們為我們做什麼的時候，你就去做唄。」當然了，如果中國人反過來要求美國人為他們做點什麼，那麼美國人可能會說：「啊，但那不符合我們的利益。」

黃 美國人想要另一個英國。

王 在某種程度上，是的。中國人知道所謂G2並不是那麼回事。它其實是G1½。

中國的大陸前線

黃 說到這兒，我們是否先來看看中國現在的陸地邊界？或許我們還可以探討一下中國人為什麼對西藏和新疆問題這麼敏感。